



蘇軾著述考

(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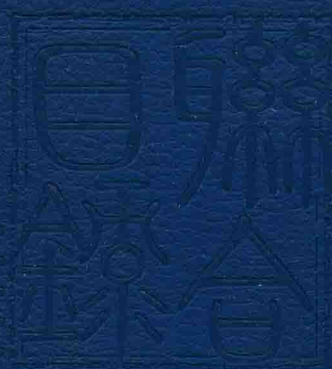
卿三祥
李景薦

編著

總纂 舒大剛

《巴蜀全書》編纂領導小組 組織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《巴蜀全書》(10@ZH005)

蘇軾著述考

(下)

卿三祥 李景焉 編著

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蘇軾著述考卷十二

集部三 別集類二

蘭臺集 (515)

(宋) 蘇軾撰

歷代著錄

【宋】

①傅藻《東坡紀年錄》後記：“《蘭臺集》。”

②鄭樵《通志·藝文略》別集五：“《蘭臺前集》一百卷、《蘭臺後集》七十卷、《蘭臺續集》四十卷。”

③楊萬里《誠齋集》卷一二八《胡英彥墓志銘》：“注《蘭臺詩》。”

【明】

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》卷前□□跋：“《蘭臺集》。”

解題論說

①《東坡紀年錄》：“其文集行於世者，又有《蘭臺》……者矣。”

②楊萬里：“澹庵先生子，諱公武。性嗜文，尤工於詩。其句法祖元、白，而宗蘇、黃，注《蘭臺詩》及《淮海詞》各若干卷。”（《胡英彥墓志銘》）

③王文誥：“入翰林爲《蘭臺集》，見傅藻《紀年錄》。”（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》卷一《古今體詩四十首》題下按）

遺文輯佚

編者按：《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、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等書引錄《蘭臺詩文

發源》文句，乃關係東坡守潁州與過嶺等時詩文，又載有石曼卿詩，可知“蘭臺”並不僅指入翰林時，又包含他人詩文。《通志》著錄其前、後、續集達一、二百卷，蘇翰林詩文雖多，如膠柱於入翰林時所作，亦不當如此之富也。茲錄《蘭臺詩文發源》文句於下：

○王慶源以恩榜得官，居於青神。來從東坡求紅帶。坡作長篇，並帶贈之。詩在集中（《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卷二二）《仲元貺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予，錢塘留半歲，既行，作絕句五首送之》，其五，“紅帶雅宜華髮”句下，善權注引《詩文發源》云）

一、仲君豈弟多學，王子清修寡言。病後空驚鶴瘦，時來或作鵬騫。

二、海角煩君遠訪，江源與我同來。剩作數詩相送，莫教萬里空回。

三、三人一旦同行，留下高齋月明。遙想扁舟京口，尚餘孤枕潮聲。

四、更欲留君久住，念君去國彌年。空使犀顙玉頰，長懷髯舅悽然。

五、爲予遠致殷勤，瑞草橋邊老人。紅帶雅宜華髮，（善權注引《詩文發源》云），白醪光泛新春。（原注）老人，王慶源也。

○東坡在潁。陳無已、趙德麟輩適守官於彼，而歐陽叔弼與季默亦閑居於彼，日相唱和，而二歐頗不作詩，故東坡挑之。（《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二五《景貺、履常屢有詩督叔弼、季默唱和，已許諾矣，復以此句挑之》題下孝祥注：《蘭臺詩文發源》云）

○先生《詩文發源》載石曼卿詩。嘗云：此至陋語，村學堂中體也。（同上，卷一四《紅梅三首》任氏注）

○東坡有《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》詩云：“莫欺老病未歸身，玉局他年第幾人。”又有《過嶺》一篇云：“劍南西望七千里，乘興真爲玉局游。”而先生竟終於玉局觀。（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》二六《提舉玉局觀謝表》郎注引《詩文發源》云）

版本標注

【宋刊本】佚。

【蘭臺詩胡注本】南宋胡英彥注本。佚。

仇池集 (516)

(宋) 蘇軾撰

歷代著錄

【明】

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》卷前□□跋：“《仇池集》。”

解題論說

焦竑《刻蘇長公外集序》：“最後得《外集》讀之，多前所未載，既無舛誤，而卷帙有序。如題跋一部，游行、詩、文、書、畫等以類相從，而盡去《志林》《仇池筆記》之目，最爲精核。”編者按：去《仇池筆記》之目，而收錄其文字，《外集》所收《仇池集》即《仇池筆記》，於此可見。查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》題跋各卷，亦多收《仇池筆記》所含內容。

版本標注

參見子部雜家類《仇池筆記》[版本標注]，存。

挾庭集 (517)
(宋) 蘇軾撰

歷代著錄

【明】

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》卷前□□跋：“《挾庭集》。”

解題論說

①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》卷前□□跋：“《挾庭集》……以上諸集皆雜取同時諸人文字云云（見前，略）。”

②余嘉錫：“《挾庭集》疑當作《掖庭集》。”（《四庫提要辨證》卷四《東坡全集》）

編者按：關於“挾庭”，左思《蜀都賦》：“摘藻挾天庭。”李善注：“挾，猶蓋也。”《新唐書·上官昭容傳》：“內掌詔命，挾麗可觀。”王十朋《梅溪先生後集》卷一四《讀東坡詩》：“胸中萬卷古今有，筆下一點塵埃無。武庫森然富摘挾，利鈍一從人點檢。”楊萬里《誠齋集》卷一〇四《答普州呂大著》：“有如契丈挾經世之具，發挾庭之文。”則挾庭不當改為掖庭。

版本標注

【宋刊本】佚。

毗陵集 (518)

(宋) 蘇軾撰

歷代著錄

【宋】

①王十朋《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卷一五《贈王仲素寺丞》趙次公注：“《毗陵後集》。”

②傅藻《東坡紀年錄》後記：“《毗陵集》。”

【明】

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》卷前□□跋：“《毗陵集》。”

解題論說

①王十朋引趙次公注：“‘曹南劉夫子。’〔次公〕‘曰“劉夫子”，豈劉宜翁乎？先生在惠州時，有書與宜翁，咨問道要。自以為杜門屏居，胸中廓然，實無荊棘。有受道之質，可以付授。且曰：“或有外丹已成，可助梨棗者，望不惜分惠。”其書具在《毗陵後集》。’”（《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卷一五投贈類《贈王仲素寺丞》）

②傅藻：“其文集行於世者，不但《東坡集》與《後集》，又有《蘭臺》《毗陵》《備成》《大全》者矣。其間詩文顛倒錯亂，不可勝紀，覽者病焉。”（《東坡紀年錄》後記）

③《東坡外集》卷前跋語：“《毗陵集》……諸集皆雜取同時諸人文字苟充部帙，有一章而兩見者，有題異而文同者，叢冗互復，良誤學士大夫覽觀。”

④李日華：“《東坡詩》云：‘暮年眼力嗟猶在，多病顛毛竊未華。故作明窗書小字，更開幽室養丹砂。’黃魯直云：‘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：“近有惠丹砂少許，光采甚奇，固不敢服。然其教以養火，觀其變化，聊以悅神度日。”’又詩云：‘曹南劉夫子，名與子政齊，家有鴻寶書，不鑄金褻跡，促膝問道要，遂蒙分刀圭。不忍獨不死，尺書肯見梯。’趙次翁注云：‘劉夫子豈劉宜翁乎？先生在惠州有書與宜翁云：“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梨棗者，望不惜分惠。”其書具在《毗陵後集》。’趙堯卿注云：‘劉安世待制字器之，曹南人，得養生煉丹術，公嘗師之。’”（《六研齋筆記》卷四）

⑤王文誥：“歸常為《毗陵集》……見傅藻《紀年錄》。”（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》卷一《古今體詩四十首》題下諸案）

版本標注

【宋刊本】佚。

真一集 (519) (宋) 蘇軾撰

歷代著錄

【明】

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》卷前□□跋語：“《真一集》。”

解題論說

①《東坡外集》跋：“《真一集》……以上諸集皆雜取同時諸人文字云云（見前，略）。”

②王十朋《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卷一三：“《真一酒》（詩序）米、麥、水，三一而已。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。撥雪披雲得乳泓，蜜蠶又欲醉先生。稻垂麥仰陰陽足，器潔泉新表裏清。曉日著顏紅有暈，春風入髓散無聲。人問真一東坡老，與作青州從事名。”又二四《真一酒歌》：“布簪以步五星，不如仰觀之捷。吹律以求中聲，不如耳齊之審。鉛汞以為藥，策易以候火，不如天造之真也。是故神宅空樂出虛蹻鞠者以氣昇，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。於此有物，其名曰‘真一’。遠游先生方治此道，不飲不食而飲此酒，食此藥，居此堂，予亦竊其一二，故作真一之歌。”

編者按：“真一”之名見此。

版本標注

【宋刊本】佚。

百斛明珠集 (520)

(宋) 蘇軾撰

歷代著錄

【宋】

戴埴《鼠璞·臨安金魚》：“《百斛明珠》。”

【明】

①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》卷前□□跋：“《百斛明珠集》。”

②程琬《增修詩話總龜》：“《百斛明珠》。”

【清】

查慎行《蘇詩補注·續採輯書目》：“《百斛明珠》。”

解題論說

余嘉錫：“《百斛明珠》及《玉局文》，《詩話總龜》中引用頗多，尚可考見。”（《四庫提要辨證》集部《東坡全集》）

編者按：北宋宣和間，阮閱編《詩總》，收入宋代名公、巨儒、逸人、達士之小史、別傳、雜記、野錄所載詩話，獨不載元祐以來諸人詩話。南宋時始有人增入蘇轍《詩說》等，更名為《詩話總龜》。明月窗道人刊本《增修詩話總龜》為重訂本，今收入《四部叢刊》，內有《百斛明珠》多段。月窗為明仁宗第七子淮憲王朱厚燾，《王提》考得之，《胡補》沿《丁志》刪削不全之文，以月窗、程琬混為一人，致生歧誤。因該書原題：“龍舒散翁阮閱宏休編，皇明宗室月窗道人刊，鄱陽亭梧程悅舜用校。”而《丁志》刪張嘉秀序“月窗為我高皇六世孫；程琬修學楚楚，郡博弟子員，鄱陽人”，為“月窗為高皇六世孫琬楚郡弟子員”，《胡補》引文標點時又於“琬”字下斷句。《王提》、《傳錄》又著錄有明鈔本《增修詩話總龜》前集五十卷《後集》五十卷，出於明月窗道人以前舊本，足校補其刪削處頗多。現一本藏北圖，另一本為董授經舊藏。

版本標注

【宋刊本】佚。

遺文輯佚

余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，每過往之際，輒作泣字韻詩一篇。季常不禁殺，故以此諷

之。季常既不復殺，而里中皆化之，至有不食肉者，皆云：“未死神已泣。”此語使人悽然。

（《詩話總龜前集》卷一《百斛明珠》）

皎然禪師贈吳馮處士詩云：“世人不知心是道，只言道在他方妙。還如瞽者望長安，室在東南向西笑。”東坡代答曰：“寒時便具熱時風，飢漢那知食藥功。莫怪禪師向西笑，緣師身在長安東。”

（同上，卷二）

陶淵明飲酒詩云：“善養千金軀，臨化消其寶。”寶不過軀，軀化則寶亡矣。人言靖節不知道，吾不信也。

（同上，卷二）

余與郭生游寒溪，主簿吳亮置酒。郭生善作挽歌，酒酣發聲，坐為淒然。郭生言：“恨無佳詞。”因為畧改樂天《寒食》詩，歌之，坐客有泣者。其詞曰：“鳥啼鴉噪昏喬木，清明寒食誰家哭？風吹曠野紙錢飛，古墓累累春草綠。棠梨花映白楊路，盡是死生離別處。冥漠重泉哭不聞，蕭蕭暮雨人歸去。”每句雜以散聲。

（同上，卷二）

“人間無漏仙，兀兀三杯酒。世上無眼禪，昏昏一覺睡。雖然無交涉，其奈畧相似。相似尚如此，何況真個是。”予奉使關西，見邸壁書此，愛而誦之。故海上作《濁醪有妙理賦》曰：“嘗因既醉之適，方識此心之正。”此老氏言心之正，與孟子言人之性善何異？

（同上，卷二）

寇元弼言：“徐州通判李絢有子七歲，不善詩。忽吟《落花詩》云：‘流水難窮目，斜陽易斷腸。誰同研光帽？一曲舞山香。’父驚問之，若有神物憑者，自云：‘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。’西王母宴群仙，有舞者戴研光帽，帽上簪花，舞山香曲，未終，花皆落。”

（同上，卷二）

“心事數莖白髮，生涯一片青山。空林有雪相待，古路無人自還。”李、王好書神仙隱遁之術，非遭罹多故，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？

（同上，卷六）

舊說陶淵明不知音，蓄無絃琴以寄意。曰：“但得琴中趣，何勞絃上聲。”東坡嘗言：“劉伯伶以鍤自隨，曰：‘死便埋我。’予以誦（“誦”乃“謂”之誤）伯伶非達者。棺槨衣衾不害為達；苟為不然，死則死矣，何必更埋？至於淵明，亦非忘琴者也。五音六律，不害為忘琴；苟為不然，無琴可也，何獨絃乎？以是知舊說之妄也。淵明自云：‘和以七弦。’豈得為不知音？當是有琴而絃弊壞，不復更張，但撫弄以寄意。如此為得其真。《自祭文》出妙語於續息之餘，豈死生之流哉！但恨其猶以生為寓，以死為真耳。嗟夫！先（“先”，衍字）生豈非真，死得非寓乎？”

（同上，卷六）

南嶽李巖老好睡。衆人食罷下棋，巖老輒就枕。閱數局，乃一展轉，云：“我始一局，公幾局矣？”東坡曰：“巖老常用四腳棋盤，只着一色黑子。昔與邊韶敵手，今被陳搏饒先。着時自有輸贏，着了全無一物。”歐陽公詩云：“夜涼吹笛千山月，路暗迷人百種花。棋罷不知人換世，酒闌無奈客思家。”殆類是也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“竹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。”常建詩也。文忠公最愛賞，以為不可及。此語誠可人意，然於公何足道！豈非厭飫芻豢，反思螺蛤耶？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予在都下，有傳太白詩者，其略曰：“朝披云夢澤。”又曰：“笠澤青茫茫。”此非世人語也。蓋有見太白在酒肆而得此詩者。神仙之道真不可度。紹聖元年九月，過廣州，

訪崇道太師何德順。有神仙降其室，因言女仙也，賦詩立成，有超逸絕塵語。或以其托於箕箒，如世之紫姑神者疑之，然味其言，非紫姑神所能。全有入鬼獄群鳥獸者而托於箕箒，豈足怪哉。崇道好事喜客，多與士大夫游，其必有以致哉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七言之偉麗者，杜子美云：“旌旗日暖龍蛇動，宮殿風微燕雀高。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。”爾後寂寥無聞，直至永叔云：“蒼波萬古流不盡，白鷺雙飛意自閑。萬馬不嘶聽號令，諸蕃無事樂耕耘。”可以並驅爭先矣。小生云：“令嚴鐘鼓三更月，野宿貔貅萬竈煙。”又云：“露布朝馳玉關塞，捷書夜到甘泉宮。”亦庶幾焉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樂天爲王涯所誣，謫江州司馬。甘露之禍，樂天在洛，適游香山寺，有詩云：“當君白首同歸日，是我青山獨往時。”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，樂天豈幸人之禍者？蓋悲之也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俗傳書生入官庫，見錢不識，或怪而問之，生曰：“固知其爲錢，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。”予讀淵明《歸去來辭》云：“幼稚盈室，瓶無儲粟。”乃知俗傳可信。使瓶有儲粟，亦甚微矣。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。馬后夫人見大練乃爲異物，晉惠帝問飢民：“何不食肉糜？”細思之，皆一理也。聊爲好事一笑。永叔嘗言孟郊詩“鬢邊雖有絲，不堪織寒衣”，縱使堪織，能成幾何？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淵明詩：“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”採菊之次，偶見南山。初不用意，而景與意會，故可喜也。今皆作“望南山”。子美云：“白鷗沒浩蕩，萬里誰能馴。”蓋滅沒於波間耳。而朱敏求謂予曰：“鷗不解沒，改作波字。”改此，覺一篇神氣索然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唐宋五代，文章衰盡。詩有貫休，有亞栖，村俗之氣大率相似。如蘇子美家收藏張長史書云：“隔簾歌已俊，對面貌彌精。”既凡惡，而字畫真亞栖之流。近見曾子固編李太白詩，自後頗獲遺亡，而有《贈懷素草書歌》及《笑矣乎》數百篇，皆貫休以下詞格。二人者皆號有識，故知者深可怪。如白樂天《贈徐凝》，韓退之《贈賈島》之類，皆世俗無知者所托，此不足怪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杜子美詩云：“自平宮中呂太一。”世莫曉其義，而妄者至以爲唐時有“自平宮”，偶讀《明皇實錄》有“中宮呂太一叛廣南。”此詩故云，而下文有“南海收珠”之語。見書不廣而經（“經”乃“輕”之誤）改文字，鮮不爲笑也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“秋菊有佳色，沍露掇其英。泛此忘憂物，遠我遺世情。一觴難獨進，盃盡壺自傾。日入群動息，歸鳥趨林鳴。嘯傲東軒下，聊復得此生。”靖節以無事自適爲“得此生”，則凡役於物，非失此生耶？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貴公子雪中飲醉，臨檻向風曰：“爽哉此風！”左右皆泣下。貴公子驚言之，曰：“吾父昔日以爽亡。”楚襄登台，有風颯然而至，王曰：“快哉此風！寡人與衆昔（昔，共的訛字。）者耶？”宋玉識之曰：“此獨大王之風，庶人安得而共之！”不知者以爲諂也。知之者以爲諷也。唐文宗詩曰：“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”柳公權續之曰：“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”惜乎宋玉不在旁也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“湘中老人讀黃老，手授紫蘂坐碧草。春至不知湖水深，日暮忘却巴陵道。”唐末有人見作是詩，其辭氣殆是李謫仙。予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，字則顏魯公也，墨迹如未乾，紙亦新健。其中兩句云：“朝披雲夢澤，笠澤青茫茫。”此語非太白不能道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駟垣，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，雖經其祖父公所理，尚有疑闕者。誼伯謂：“西川有杜鵑，東川無杜鵑；涪南無杜鵑，雲安有杜鵑。”蓋是題下注，斷自“我昔游錦城”為首句。誼伯誤矣，蓋子美詩備諸家體，非必率合程度偏偏者然也。且篇句處凡五杜鵑，豈可以文害辭、辭害意耶。原子美之意，類有所感，托物以發者也，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。按《博物志》：樸鷁生子，寄之他巢。百鳥飼之，今江東所謂“杜宇曾為蜀帝王，化禽飛去舊城荒”是也。且禽鳥之微，知有尊，故子美詩云：“重是古帝魂。”又“禮若奉至尊”。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。自唐明皇已後，天步多棘，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，可得而考。嚴武在蜀，雖橫歛刻薄，而實資中原，是“西川有杜鵑”耳。其不受王命，負固以自抗，擅軍旅，絕貢賦，如杜克遜在梓州，為朝廷西顧憂，是“東川無杜鵑”耳。至於涪南、雲安刺史，微不可考。凡其尊君者為“有”也，懷貳者為“無”也。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。誼伯以為：“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息，乃始疑子美詩跋扈紙上語。”又云：“子美不應疊用韻。”子美自我作古，疊用韻無害於為詩。僕見如此，誼伯博學強辨，殆必有以折衷之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《悲陳陶》云：“四十萬人同日死。”此房琯之敗也。《唐書》作“陳陶”，不知孰是。時琯既敗，猶欲持重有所伺，而中人邢延恩促戰，遂大敗。故此，次篇《悲長坂》云：“焉得附書與我軍，無待明年莫倉卒。”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《後出塞》云：“我本良家子，出師亦多門。將驕亦愁思，身貴不足論。躍馬三十年，恐辜明主恩。”云云：“惡名幸脫免，窮老無兒孫。”味此詩，蓋祿山反時，其將帥有脫身歸國，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。不知其姓名，可恨也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《憶昔》詩云：“關中小兒壞綱紀。”謂李輔國也。“張后不樂上為忙。”謂肅宗張皇后也。“為留猛士守未央。”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也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子美自許稷與契，人未必許也。然其詩云：“舜舉十六相，身尊道更高。秦時用商鞅，法令如牛毛。”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。又云：“知名未足稱，局促商山芝。”又曰：“王侯與螻蟻，同盡隨丘墟。願聞第一義，回向心地初。”乃知子美詩尚有事在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玉川子作《月蝕》詩云：“歲星坐福德，官爵奉董秦。忍使黔婁生，覆屍無衣巾。”詳味此詩，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。董秦，李忠臣也。天寶末驕將，屢立戰功，雖粗官，亦粗知忠義。代宗時，吐蕃犯關，征兵，忠臣即日赴難，或勸擇日，忠臣怒曰：“君父在難，乃擇日也。”後卒污朱泚偽命誅。考其始終，非無功而享厚祿者。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？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詩人有寫物之功。桑之未落，其葉沃。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。林逋《梅花》詩云：“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（“音”乃“香”之誤）浮動月黃昏。”決非桃李詩。皮日休

《白蓮》詩云：“無情有恨何人見，月冷風清欲墮時。”決非紅蓮詩。此乃寫物之功。若石曼卿《紅梅》詩云：“認桃無綠葉，辨杏有青枝。”此村學中至陋語也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王壽集《外臺祕要》，有《代茶飲子》一首云：“格韻高絕，唯山居野人乃當作之。予嘗依法治服，其村鬲調中，信如所云。而其氣味乃一服煮散耳，與茶了無干涉。”薛能詩云：“粗官乞與真拋擲，賴有詩情合得嘗。”又作《鳥觜》詩曰：“鹽損添宜戒，姜宜煮更誇。”乃知唐人之於茶，蓋有河朔氣也。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老杜云：“張生一生江海客，身長九尺鬚眉蒼。”謂張鎬也。蕭嵩薦之云：“用之，為帝王師；不用，則窮谷一叟爾。”

（同上，卷七）

山谷作《漁父詞》清新□麗，聞其得意自言：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□□，乃真得漁父家。然“纔出新婦磯，又入女兒浦”，無乃大瀾浪也。

（同上，卷八）

東坡云：“兒子邁幼嘗作《林檎》詩云：‘熟果無風時自脫，半窗迎日斗先紅。’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。今已老，無他技，但時出新句。作酸棗尉，有詩云：‘葉隨流水歸何處？牛載寒鴉過別村。’”

（同上，卷十四）

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為詩，格亦不能高。往往有奇語，如“夜過修行寺，醉打老僧門”，皆可愛。予幼時學於道士張易簡觀中，伯祥與易簡往來，嘗歎曰：“此郎君，貴人也。”不知何以知之。

（同上，卷十四）

梅聖俞客歐陽晦夫使二（“二”乃“工”之誤）畫茅庵，已居其中，一琴橫床而已。曹子方作詩四韻，僕和云：“寂寞王子猷，迴船剡溪路。超遙戴安道，月夕誰與度。倒披王恭氈，半掩袁安戶。應調折弦琴，自和撚鬚句。”

（同上，卷十四）

元祐五年同景文、義伯、聖徒、次元題竹上云：“結根豈殊衆，修柯獨出林。孤高不可恃，歲晚風霜侵。”

（同上，卷十五）

僕在吳興，游諸寺卿詩曰：“微雨止還作，小窗幽更妍。盆山不見日，草木自蒼然。”非至吳越，不見此景。

（同上，卷十八）

舊讀蘇子美《六和寺》詩云：“沿橋待金鯉，竟日獨遲留。”初不喻此語，及倅錢塘，乃知寺後池中，有此魚如金色。復游池上，投餅餌久之，略出，不食。後入，不可見。自子美作詩，至今四十年，已有遲留之語，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，安能如此壽耶！

（同上，卷十八）

僕初入廬山，山谷奇秀，平生所未見。殆應接不暇，遂發意不作詩。已而見山中僧俗皆言：“蘇子瞻來矣！”不覺作一絕云：“芒鞋青竹杖，自掛百錢游。可怪深山裏，人人識故侯。”既自悔前言之謬，又作兩絕云：“青山若無素，偃蹇不相親。要識廬山面，他年是故人。”又云：“自昔懷清賞，神游杳靄間。如今不是夢，真個在廬山。”是日，有以陳令舉《廬山記》見寄者，且行且讀。見其中云：“徐凝、李白之詩。”不覺失笑。旋入開元寺，僧求詩，因作一絕云：“帝遣銀河一派垂，古來惟有謫仙辭。飛流濺沫知多少，不為徐凝洗惡詩。”往來南北山十餘日，以為勝絕，不可勝談。擇其尤者，莫如漱玉亭、三峽橋，故作此二詩。最後與總老游西林，作一絕云：“橫看成嶺側成峰，到處看山了不同。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。”余廬山

詩盡於此。

(同上，卷十八)

余在岐山下，見秦州進一馬，駿如牛，項垂胡，側立顛倒，毛生肉端。蕃人云：“此肉駿馬也。”乃知鄧公《驄馬行》云：“肉駿礮礮連錢動。”當作“肉駿”。

(同上，卷十八)

唐人煎茶用姜。故薛能詩云：“鹽損添常戒，姜宜著更誇。”據此，則又有用鹽者矣。近也有用此二物者，輒大笑之。然茶之中等者用姜煎信佳，鹽則不可。

(同上，卷十八)

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，謂之“洞庭春色”，色、香、味三絕。以餉其猶子德麟，德麟以飲，予爲作詩，醉後信筆，頗有沓拖風氣。云：“去年洞庭秋，香霧長噴手。於今洞庭春，玉色疑非酒。賢王文字飲，醉筆龍蛇走。既醉念君醒，遠餉爲我壽。瓶開香浮坐，盞凸光照牖。方傾安仁醺（原注：潘岳賦云：披黃苞以授甘，傾縹瓷以酌醺），莫遣公遠嗅。要當名寄奇，未可論升斗。應呼釣詩鉤，亦號掃愁帚。君知葡萄惡，正是嫫母醜。須君灑海盃，澆我談天口。”

(同上，卷十八)

世人畫山水竹石，不假五色而成，未有以畫花者。汴解獨能之。因賦詩云：“造物本無物，忽然非所難。花心起墨暈，春色散毫端。縹緲形纔就，扶疏態自完。蓮花悉顛倒，杏雨半披殘。幸有狂居士，求爲黑牡丹。兼書平子賦，歸去雪堂看。”

(同上，卷十九)

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，獨與君卿供奉、蟾知客東閣道話久之。作詩云：“卷卷長廊走黃葉，席席垂地香煙歇。主人待來終不來，紅火消盡灰如雪。”

(同上，卷十九)

嶺南氣候不常。吾嘗云：“菊花開時乃重陽，涼天佳月即中秋。”不須以日月爲斷。今歲九月，殘暑方退。既望之後，月出愈遲。余嘗夜起，登合江樓，或與客游豐湖樓禪寺，扣羅浮道院，登逍遙堂，逮曉乃歸。杜子美云：“四更山吐月，殘夜水明樓。”此古今絕唱。因其句作五首，仍以“殘夜水明樓”爲韻云：“一更山吐月，玉塔臥微瀾。正似西湖上，湧金門外看。冰輪橫海闊，香霧入樓寒。停鞭且莫上，照我酒盃殘。二更山吐月，幽人方獨夜。可憐人與月，夜夜江樓下。風枝久未停，露草不可藉。歸來掩關臥，唧唧幽夜話。三更山吐月，棲鳥夜驚起。起尋夢中游，清絕正如此。驅雲掃泉溜，俯仰迷空水。幸可飲我牛，不須違洗耳。四更山吐月，皎皎爲誰明？幽人赴我約，坐待玉繩橫。野橋多斷板，山寺有微行。今夕定何夕？夢中游此城。五更山吐月，窗迴室幽幽。玉鉤還掛戶，江練却明樓。星河淡欲曉，鼓角冷知秋。不眠翻五詠，清初變蠻謳。”

(同上，卷十九)

海南有五色雀，常以兩絳者爲長。進止必隨，俗謂之鳳凰云。久旱而見輒雨，潦則反是。吾卜居儋耳城南，嘗一至庭下。今又見之黎子雲及其弟威家，泊既去，吾舉酒祝之曰：“若爲吾來者，當再集也。”已而果然。乃爲賦詩云：“粲粲五色羽，炎方鳳之徒。青黃縞玄服，翼衛兩紱朱。仁心知閔農，常告雨霽符。我窮唯四壁，破屋無佔烏。惠然此粲者，來集竹與梧。鏘鳴如玉佩，意欲相嬉娛。寂寞兩黎生，食菜真臞儒。小圃散春物，野桃陳雪膚。舉杯得一笑，見此紅鸞雛。高情如飛鴻，未易握

栗呼。胡爲去復來，眷眷豈屬吾（原注：一作予）。回翔天壤間，何必懷此都。”

（同上，卷十九）

蘇子瞻、李伯時爲柳仲遠作《松石圖》。仲遠取杜子美“松根胡僧憩寂寞，龐眉皓首無住着，偏袒右肩露雙足，葉裏松子僧前落”之語，復求伯時畫此四句，目爲《憩寂圖》。子由題云：“東坡自作蒼蒼石，留取長松待伯時，只有兩人嫌未足，兼收前世杜陵詩。”

（同上，卷二十）

子瞻歸至道場何山，遇大風雨，因憩耘老溪亭，命官奴秉燭捧硯，寫風雨竹一支。題詩云：“更將掀舞勢，把燭書風篠。美人爲破顏，恰似腰肢弱。”

（同上，卷二十）

劉仲幾餞飲東坡，中觴聞笙簫聲杳杳在雲霄間，抑揚往返，粗中音節。徐而查之，則出於雙瓶。水火相搏，自然吟嘯，食頃乃已。坐客驚歎，請作《瓶笙詩》以記云：“孤松吟風細泠泠，獨蠶長繅女媧笙。陋哉石鼎逢彌明，蚯蚓竅作蒼蠅聲。瓶中宮商自相賡，招文無虧亦無成。東坡醉熟呼不醒，但云作勞吾耳鳴。”

（同上，卷二十）

余昔在錢唐，一日晝寢寶山僧房。起，題其壁云：“七尺頑軀走世塵，十圍便腹貯天真。此中空洞渾無物，何止容君數百人。”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，見者乃謂余誚之也。周伯仁所謂君者，乃王茂宏之流，豈此等輩哉。吾嘗作《太白真贊》云：“生平不識高將軍，手污吾足乃敢嗔。”吾今復此者，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。

（同上，卷二四）

僕在徐州，王子立、子敏皆館於官舍，而蜀人張師厚來過。二王方年少，吹洞簫，飲酒杏花下。明年，予謫黃州，對月獨飲。嘗有詩云：“去年花落在徐州，對月酣歌美清夜。今夜黃州見花發，小院閉門風露下。”蓋憶與二王飲時也。張師厚久已死，今年子立復爲古人，哀哉。

（同上，卷二四）

予素不解棋，因獨游廬山白觀，觀中人皆闔戶晝寢，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，意欣然喜之，自爾欲學，然終不解也。兒子過乃粗能者，僭守張中從之戲，予亦隅坐竟日，不以爲厭也。詩曰：“五老峰前，白鶴遺址。長松映庭，風日清美。我時獨游，不逢一士。誰爲棋者，戶外屨二。不聞人聲，時聞落子。紋枰坐對，誰究此味？空鉤意釣，豈在魴鯉。小兒近道，剝啄信指。勝固欣然，敗亦可喜。優哉游哉，聊以卒歲。”

（同上，卷二四）

浮玉老師元公欲爲，吾昔有詩云：“江山如此不歸山，山神見怪驚我頑。我謝江神豈得已，有田不歸如江水。”今有田矣，而不歸，無乃食言於神耶！

（同上，卷二七）

世常傳云：“欲人不知，莫若不爲。”以謂既爲之也，安得人之不知？夫至隱至密者，莫若中冓之事，豈欲人之知耶？然而不能使人不知！以此凡事之不循理者，雖毛髮之細不可爲也。明皇舊置五王帳，長枕大被，與兄弟同處於其間。無何，妃子輒竊寧王笛吹之。始亦不彰，因張祐詩云：“梨花靜院無人處，閑把寧王玉笛吹。”妃因此忤明皇不懌，乃遣中使張韜光送歸楊銛宅。妃子涕泣謂韜光曰：“托以下情繳奏：妾罪固當萬死，衣服之外，皆聖恩所賜，惟髮與膚生從父母爾，今當即死，無以謝上。”乃引刀剪髮一結，附韜光以獻。自妃之放逐，皇情慙然。妃髮至，張韜光取搭之肩上。明皇見之，大驚惋，遂令高力士就召以歸。嗟乎！道路之言亦可畏也。使

張祐不爲此語，事亦何由彰顯之如此？然張亦何從得此爲之說？以此可驗“其欲人不知，莫若不爲”，亦名言也。（同上，卷二七）

唐末有宜春人王叡者，以歌詩擅名於時。嘗作《玉樹曲》云：“碧月夜夜，瓊樹春連。古泠泠，詞調新。當時狎客盡豐祿，直諫犯顏無一人。歌未闕，晉王劍上粘腥血。君臣猶在醉鄉中，面上已無陳日月。”此詞大播於人口。叡未第時，嘗於市廛中，忽見同人被無賴輩毆打，叡前救之，揚聲曰：“莫無禮！識吾否？吾便是解道‘君臣猶在醉鄉中，面上已無陳日月’者！”無賴輩聞之，歛衽慙謝而退。噫！無賴者乃小人也，能爲此等事，亦可重也。方其倚力恃勢，勃然以發兇暴之氣，將行毆擊，視其死且無悔矣，及一聞其名人，則慙謝之色形於外，斯亦難矣。有改悔之恥，向善之心，得不謂之君子哉！（同上，卷二七）

韓定辭不知何許人？爲鎮州王鎔書記。聘燕帥劉仁恭，舍於賓館。令幕客馬鬱延接。馬有詩贈韓曰：“燧林芳草綿綿思，盡日相攜涉麗譙。別後崦嵫山上望，羨君時復見王喬。”鬱詩清麗，然意在試其學問。韓即席答之曰：“崇霞臺上神仙客，學辨癡龍藝最多。盛德好將銀管述，麗詞堪與雪兒歌。”座內諸賓靡不欽訝，稱爲妙句，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。他日，鬱從容問韓以“銀管”“雪兒”之事，韓曰：“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，好學著書，嘗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。筆有三品，以金銀雕飾，或用斑竹爲管。忠孝全者，以金管書之；德行精粹者，用銀管書之；文章瞻麗者，以斑竹管書之。故湘東王之譽振於江表。雪兒，孝密（原注：或爲孝齊）之愛姬。能歌舞。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，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。”又問“癡龍”出何處？曰：“洛下有洞穴，曾有人悞墜於其中。因行數里，漸明曠。見有宮殿、人物凡九處，又有大羊，羊髯有珠。人取食之，不知何所。後出，以問張華。華曰：‘此地仙九館也。大羊名曰癡龍耳。’”定辭復問鬱：“崦嵫之山當在何處？”鬱曰：“此隋郡之近事，何謙遜而下問？”由是兩相悅服，結交而去（同上，卷二八）

世傳王子敬帖有“黃柑三百顆”之語，此帖乃在劉季孫家。景文死，不知今在誰家矣。韋蘇州有言：“書後欲題三百顆，洞庭須待滿林霜。”蓋蘇州亦見此帖也。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：“君家子敬十六字，氣壓鄴侯三萬籤。”劉季孫，景文之子也，慷慨奇士，博學能詩。僕薦之，得隰州以歿。哀哉！嘗有詩寄僕曰：“四海共知霜鬢滿，重陽能插菊花無？”死之日，家無一錢，但有書三萬軸、畫四百幅耳。（同上，卷二八）退之詩曰：“百年未滿不得死，且可勤買拋青春。”《國史補》云：“酒有郢之富水、烏程之若下、滎陽之土窟春、富平之石凍春、劍南之燒春。”杜子美詩亦云：“聞道雲安鞠米春。”裴鉞作傳奇記裴航事，亦有酒名松醪春。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，則“拋青春”亦必酒名也。（同上，卷二八）

狄遵度《紀夢》詩云：“佳城鬱鬱頽寒煙，孤雛乳獸號荒阡。夜臥北斗寒桂枕，木落霜拱雁連天。浮雲西去半落日，行客東盡隨長川。乾坤未毀吾尚在，肯與螻蛄論大年。”狄遵度自兒童時已能屬文，落筆有奇氣。年十六，一夕夢杜子美誦平生詩，皆集中所未見者，覺而記兩句，後遂續之。（同上，卷三四）

張旂字隱之，本閩人，遷於成都數世矣。善屬文，不仕。晚用太守王素薦，賜號冲退

處士。一日，夢有人寄書召之云：“東嶽道士書也。”明日，與李士寧答曰：“手持東嶽寄書來。”督大驚，不知其所自來。未幾，督果卒。其子禪亦逸民，舉仕一命乃死。士寧，蓬州人也，語默不常。或以爲得道者。百歲乃絕。嘗見余於成都，曰：“子甚貴，當策舉首。”已而果然。（同上，卷三四）

余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，謂余曰：“今人多誤會余《八陣圖》詩云：‘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。’世人皆以爲先主、武侯欲與關羽復仇，故恨不能滅吳，非也。我意本謂吳、蜀乃唇齒之國，不當相圖。晉之所以能取蜀者，以蜀有不忘。詩區區自列其意，書生之習氣也。”（同上，卷三四）

王中令既平蜀，捕餘寇，與伍隊相遠。飢甚，乃入一村寺中，僧醉甚，箕踞，公怒，欲斬之，僧應對不怙，公奇而釋之。問求蔬食，云：“有肉無蔬。”公益奇之。餽以蒸豚頭。食之，甚美。公喜，問僧：“止能飲酒食肉邪？爲有它伎邪？”僧自言：“能詩。”公令賦蒸豚詩。操筆立成。詩云：“嘴長毛短淺含臙，久向山中食藥苗。蒸處已將焦葉裹，熟時更用杏漿澆。紅鮮雅稱金盤貯，軟熟真堪玉筋挑。若把羶根來代並，羶根只合喫藤條。”公內大喜，與紫衣，乃蜀中詩僧。（同上，卷三九）

韓玉汝治秦州，尚嚴。去官，人語曰：“寧逢暴虎，莫逢韓玉汝。”孫臨滑稽，尤善對。或問曰：“‘莫逢韓玉汝’當以何對？”臨應聲曰：“可怕李金吾。”天下以爲口實。（同上，卷三九）

石介作三豪詩，略云：“曼卿豪於詩，永叔豪於文，杜默、師雄豪於歌。”永叔亦謂默云：“贈之三豪，而我濫一名。”默之歌少見於世，初不知之，後聞其篇云：“學師波中老龍，夫子門前大蟲。”皆此等語。甚矣！介之無識也，永叔不爲嘲誚之者，此公惡爭名，且爲介諱也。吾觀杜默豪氣，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、瘴死牛肉，醉飽後而發之者也。作詩之狂，至於盧同、馬異，極矣，若更求奇，便作杜默也。（同上，卷三九）

幼時里人程建用、楊咨、家弟子由，會草舍，天雨，聯句六言。程曰：“庭松偃蓋如醉。”楊曰：“夏雨新涼似秋。”軾云：“有客高吟擁鼻。”子由云：“無人共吃饅頭。”皆絕倒。已四十餘年。（同上，卷三九）

張乖崖在蜀州，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。公曰：“胡不歸？”明日，參軍求去，且以詩留別。其略云：“秋光都似宦情薄，山色不如歸興濃。”公驚曰：“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！”留而薦之。元祐中，者（“者”乃“老”之誤）人守潁，有路都曹者以小疾求致仕，老人誦此詩以留之，不可。乃採前人之意作詩送之曰：“淮光釀山色，先作歸意濃。恨無乖崖公，一洗芥蒂胸。”（同上，卷四一）

何龍圖中正初登第，聞西川郭從周精於卜，乃以縑素求筮。從周作一絕贈之云：“三字來時月正圓，一麾從此出秦關。錢塘春色濃如酒，貪醉花間臥不還。”公後宦達，以三月十五日授知制誥，以言邊事忤旨，出知秦州，後移杭州，而捐館舍。從周之筮，何其驗歟。（同上，卷四六）

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，亦曰螺螄店。予買田其間，因往相田，得疾。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，遂往求療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，以指畫字，不盡數字，輒深會人意。